

德宗請脈記

德宗請脉記

揚州杜鍾駿子良氏敬記

男

沛潤

韶同校

光緒戊申予在浙江節署充戎政文案馮星巖中丞汝驤方調贛撫將行矣適

德宗病劇有旨徵醫馮公召予曰擬以君薦君意何如予辭曰駿有下情敬爲公告一宦囊無餘入京一切用費甚繁無力賠累一內廷儀節素所未嫻恐失禮獲咎貽薦者羞馮公曰已飭藩司籌備三千金以待不時之需內務大臣繼子受祿奎樂峰峻增壽臣崇皆我舊好內廷一切可無慮也軍機袁項城南齋陸元和兩尙書皆爲函託如何予唯唯請再熟商次日中丞攜酒食來吾室曰官無大小忠愛之心當有同情君必一行我已電保即示電稟云浙江候補知縣杜鍾駿脉理精細人

極謹慎堪備請脉屬俟旨下即起程又次日奉上諭馮汝驤電奏悉杜
鍾駿著迅速來京由內務府大臣帶領請脉欽此於是定七月初三日
起程携僕三人航海至津於輪船中賦詩一首忽忽北上赴都門忠信
波濤跨海奔自愧不才非國手願將所學報君恩天顏有喜何須藥秋
興頻吟只念萱即日大安傳宇內寅寮同慶共開尊到津謁見北洋大
臣楊公蓮甫楊公約予次早同乘花車赴京

十六日由內務府大臣帶領請脉先到宮門帶謁六位軍機大臣在朝
房小坐即事口占一首云晨趨丹陛覲宸楓候脉朝房候召同坐久不
知官職小居然抗禮到王公八鐘時陳君蓮舫名秉鈞先入請脉次召
予入予隨內務府大臣繼大臣至仁壽殿簾外有太監二人先立須臾
揭簾陳出繼大臣向予招手入簾

皇太后西向坐

皇上南向坐先向

皇太后一跪三叩首復向

皇上一跪三叩首御案大如半桌

皇上以兩手仰置案端予即以兩手按之惟時予以疾行趨入復叩頭行禮氣息促疾欲喘屏息不語片時

皇上不耐卒然問曰你瞧我脉怎樣予曰

皇上之脉左尺脉弱右關脉弦左尺脉弱先天腎水不足右關脉弦後天脾土失調兩宮意見素深

皇太后惡人說

皇上肝鬱

皇上惡人說自己腎虧予故避之

皇上又問曰予病兩三年不愈何故予曰

皇上之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虛者由來漸矣臣於外間治病虛弱類此者非二百劑藥不能收功所服之藥有效非十劑八劑不輕更方蓋有鑑於日更一醫六日一轉而發也

皇上笑曰汝言極是應用何藥療我予曰先天不足宜二至丸後天不足宜歸芍六君湯

皇上曰歸芍我喫得不少無效予曰

皇上之言誠是以臣愚見本草中常服之藥不過二三百味貴在君臣配合得宜耳

皇上笑曰汝言極是即照此開方不必更動予唯唯復向

皇太后前跪安而退

皇太后亦曰即照此開方行未數武

皇上又命內監叮囑勿改動是時軍機已下值即在軍機處疏方甫坐定內監又來云萬歲爺說你在上面說怎樣即怎樣開方切勿改動指陳蓮舫而言曰勿與彼串起來切切叮囑而去予即書草稿有筆帖式司官多人執筆伺候謄真予方寫案兩三行即來問曰改動否予曰不改彼即黃紙謄寫真楷校對畢裝入黃匣內計二份一呈

皇太后一呈

皇上時

皇太后正午睡賜飯一桌由內務府大臣作陪飯畢奉諭汝係初來插班二十一日係汝正班當即退下至晚有內使來傳云

皇上已服你藥明早須伺候請脉次早請脉情形大致與昨日同飯畢
皇太后傳諭改二十二日值班予向內務府大臣曰六日輪流一診各
抒己見前後不相聞問如何能愈病此係治病不比當差公等何不一
言繼大臣曰內廷章程向來如此予不敢言嗣見陸尙書曰公家世代
名醫老大人世補齋一書海內傳誦公於醫道三折肱矣六日開一方
彼此不相聞問有此辦法否我輩此來滿擬治好

皇上之病以博微名及今看來徒勞無益希望全無不求有功先求無
過似此醫治必不見功將來誰執其咎請公便中一言陸公曰君不必
多慮內廷之事向來如此既不任功亦不任過不便進言予默然而退
以爲此來必無成功也於是六日一請脉至八月初八日

皇太后諭繼祿曰外間保來醫官六人是何籍貫官職年歲一一細詢

並諭令彼等各接家眷來京繼祿曰頤和園左近覓六處住房頗不容易何不令彼等分班以體恤之

皇太后曰現在不是分班麼繼乃請兩人一班兩月一換

皇太后以爲然並問伊等飯食每月幾何繼曰陳秉鈞每月三百五十兩即奉旨曰外省所保醫官六人着分三班兩人一班兩月一換在京伺候請脉張彭年施煥著爲頭班陳秉鈞周景燾著爲二班呂用賓杜鍾駿著爲三班每人每月給飯食銀三百五十兩欽此是日

皇上交下太醫院方二百餘紙並交下病略一紙云予病初起不過頭暈服藥無效既而胸滿矣繼而復脹矣無何又見便溏遺精腰痠脚弱其間所服之藥以大黃爲最不對症力鈞請喫葡萄酒牛肉汁雞汁尤爲不對爾等細細考究究爲何藥所誤盡言無隱著汝六人共擬一可

以常服之方今日勿開以五日爲限退後六人聚議羣推陳君秉鈞主
稟以彼齒高望重也陳君直挾太醫前後方案矛盾之誤衆不贊成予
亦暗擬一稟以示呂君用賓呂慙惠予宣於衆予不願乃謂衆同事曰
諸君自度能愈

皇上之病則摘他人之短無不可也如其不能徒使太醫獲咎貽將來
報復之禍吾所不取陳君曰予意欲南歸無所顧忌予曰陳君所處與
我輩不同我輩皆由本省長官保薦而來不能不取穩慎我有折衷辦
法未悉諸君意下如何案稿決用陳君前後不動中間一段擬略爲變
通前醫矛盾背謬宜暗點而不明言衆贊成囑擬作中段論所服之藥
熱者如乾薑附子寒者若羚羊石膏攻者若大黃枳實補者若人參紫
河車之類應有盡有可謂無法不備矣無如聖躬病久藥多胃氣重困

此病之所以纏綿不愈也衆稱善即以公訂方進進後

皇上無所問

八月初一日賞給綢緞二疋紋銀二百兩初三日隨同王大臣謝恩是日大雨不止候至一鐘之久

皇太后捲簾以待雨略小王大臣百官即在雨地謝恩予亦雜於衆中有紀恩詩一首整冠拂曉入宮門侍從如雲朝至尊大雨如膏流聖澤小臣伏地謝天恩王公聯步趨金殿袍笏拖泥帶水痕難得玉階沾御氣不須浣洗任常存

初三日又荷賞秋梨月餅各一大盒又作紀恩詩二首涓埃未答愧樗庸異數何修得幸逢寵拜兼金聲價重笑持端綺聖恩濃藏爲家寶珍千萬製作朝衣觀九重高厚難酬惟默禱兩宮康健茂如松菓點頒來

自內廷盤龍彩盒燦瓏玲瓏梨似雪含瓊液香餅流酥肖月形美比紅綾還得味渢同火棗更延齡小人有母先封遣共沐皇恩誌感銘

一日予方入值於院中遇內監向予豎一大指曰你的脉理很好予曰汝何以知之渠曰我聽萬歲爺說的你的脉案開得好我告聲你太醫開的藥萬歲爺往往不喫你的方子喫過三劑言訖如飛而去

一日

皇上自檢藥味見枸杞上有蛀蟲大怒呼內務府大臣奎俊曰怪道我的病不得好你瞧枸杞上生蛀蟲如此壞藥與我喫焉能愈病著汝到同仁堂去配藥奎唯唯照辦次日繼祿奏曰頤和園距同仁堂甚遠來回非數點鐘不可配藥回來趕不上喫不如令同仁堂分一舖子來最爲便當允之

一日傳諭開方須註明藥之出處以何省爲最好越日分電各省著雲南貢茯苓浙江貢於朮河南貢山藥又同事中有用鮮佩蘭葉者即電江南貢佩蘭端午橋制軍貢鮮佩蘭葉五十盆

一日入值請脉內務府大臣繼祿囑到內務公所云兩江總督端方在江南考醫以報紙刊

皇上脉案爲題取中二十四本派員進呈御覽如賞識何人之奏即派何人入京請脈

皇太后一笑置之予等見其所取之卷有謂當補腎水者用六味地黃丸有謂當補命火者用金匱腎氣丸有謂宜補脾者用歸芍六君之類有謂當氣血雙補者用八珍之類有謂當陰陽並補者用十全大補之類皆意揣之辭也

有蕭山舉人張某者見報載陳蓮舫請脉案以爲御醫藥不對病長篇大論具稟於浙撫增子固中丞請其電奏中丞以該舉人有忠君愛上之心却其電奏將原稟寄予予復中丞書云論醫與論文不同文貴翻案以出新醫須徵諸實驗諺云熟讀王叔和不如臨症多坐而言者未必能起而行也該舉人具忠愛之忱誠堪嘉尙當將此意轉告同人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也自分班後予即移住楊梅竹斜街斌陞店至皇太后萬壽前數日謁奎大臣詢萬壽在即我等是否上去祝嘏奎曰汝等有貢已經備賞如何不去時外間傳言

皇上在殿上哭泣問其有無此事奎曰誠有之一日

皇上在殿泣曰萬壽在即不能行禮奈何六軍機同泣頭班張施兩位之藥毫無效驗君等在此我未嘗不想一言俾君等請脉然君子愛人

以德轉不如不診爲妙十月初十日赴海子祝嘏

皇太后於儀鸞殿受賀以菊花紮就萬壽無疆四字十一日

皇太后諭張中堂之洞曰

皇上病日加劇頭班用藥不效予因日來受賀聽戲勞倦亦頗不適你看如何張曰臣家有病呂用賓看看尙好

皇太后曰叫他明日來請脉次日兩宮皆呂一人請脉呂請

皇太后脉案中有消渴二字

皇太后對張中堂曰呂用賓說我消渴我如何得消渴意頗不懌張召呂責曰汝何以說

皇太后消渴呂曰口渴誤書越日復請脈

皇太后亦未言第三日

皇太后未命呂請脈獨

皇上召請脈至十六日猶召見臣工次夜內務府忽派人來急遽而言曰

皇上病重堂官叫來請你上去請脈予未及洗臉匆匆上車行至前門一騎飛來云速去速去行未久又來一騎皆內務府三堂官派來催促者也及至內務公所周君景燾已經請脈下來云

皇上病重坐未久內務府大臣增崇引予至瀛臺

皇上坐園右前放半桌以一手托腮一手仰放桌上予即按脈良久

皇上氣促口臭帶哭聲而言曰頭班之藥服了無效問他又無決斷之語你有何法救我予曰臣兩月未請脈

皇上大便如何

皇上曰九日不解痰多氣急心空予曰

皇上之病實實虛虛心空氣怯當用人參痰多便結當用枳實然而皆難著手容臣下去細細斟酌請脉看舌畢因問曰

皇上還有別話吩咐否諭曰無別話遂退出房門外

皇上招手復令前諭未盡病狀復退出至軍機處擬方予案中有實實虛虛恐有猝脫之語繼大臣曰你此案如何這樣寫法不怕

皇上駭怕麼予曰此病不出四日必出危險予此來未能盡技爲

皇上愈病已屬慚媿到了病壞尙看不出何以自解公等不令寫原無不可但此後變出非常予不負責不能不預言奎大臣曰渠言有理我輩亦擔當不起最好回明軍機兩不負責當即帶見六軍機六軍機者醇邸慶邸長白世公南皮張公定興鹿公項城袁公醇邸在前予即趨

前言曰

皇上之脉疾數毫無胃氣實實虛虛恐有內變外脫之變不出四日必有危險醫案如此寫法內務三位恐

皇上駭怕囑勿寫然關係太重擔當不起請王爺示醕邸顧張中堂而言曰我等知道就是不必寫即遵照而退

次日上午復請脈

皇上臥於左首之房臨窗匳上仍喘息不定其脈益疾勁而細毫無轉機有年約三十許太監穿藍甯綢半臂侍側傳述病情至十九夜與同事諸君均被促起但聞宮內電話傳出預備賓天儀式疑爲已經駕崩宮門之外文武自軍機以次守衛森嚴次早六鐘宮門開仍在軍機處伺候寂無消息但見內監紛紜而未悉確實信息至日午繼大臣來言